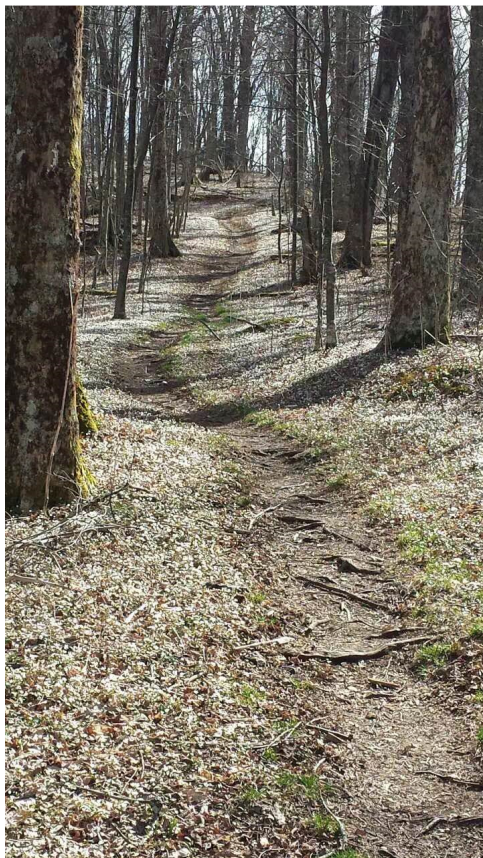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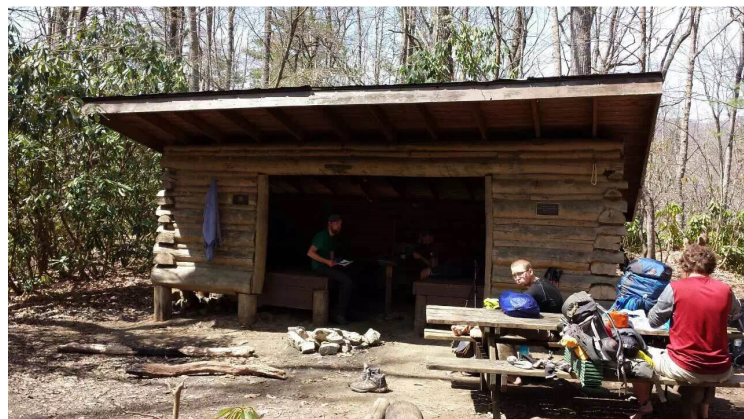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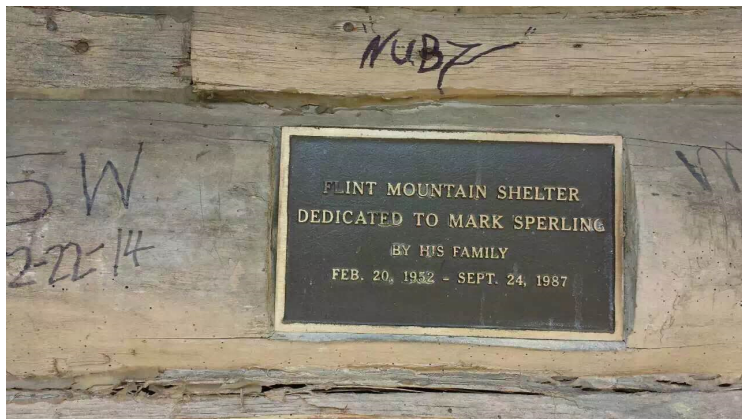
3/31/2016 - 今天还是 15 英里多，合将近 25 公里，用时 8 小时，比较正常，如果不是下午那个爬升 1500 多英尺的大坡，还可以再快不少。



昨晚坐在睡袋里写完日志，刚一躺下，左大腿开始抽筋，接着右腿也来神了。一边轻抚猛揉，一边寻找合适的睡姿，不料小腿和脚板也蠢蠢欲动，赶紧又换姿势，爬山它们都是爷，得小心伺候，一个也得罪不起啊！[呲牙]

大小腿抽筋，还是开始走 AT 头三天有过，后来再没出现过，估计这两天背负太重，加上昨天下午爬乱石山，基本没路，就是在乱石上攀爬，两腿用力太多所致。随着背包渐轻，今天似乎好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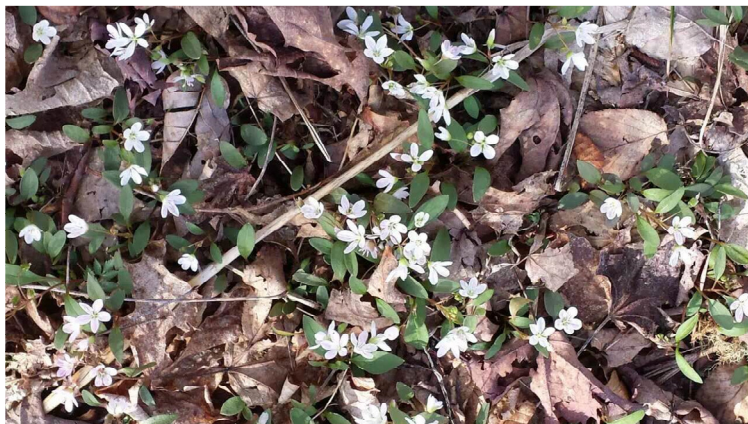
中午经过第一窝棚，看见木头墙上钉着一个铭牌，是一个家庭为他们的去世孩子所捐献的这所窝棚。孩子去世时才三十多岁，估计生前也是爱山的人。我想，为纪念死者，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碑，造福社会，方便行人，同时也让大家记住他，这样做比浪费钱修建那些奢华无用的墓碑强多了。



下午爬大坡，好不容易爬上坡顶，树林中出现一片雪海！

这些天，经常在路边看到这种粉白色小花，东一点西一点，没太留意。在这里，成千上万，竟如满地积雪，蔚为大观，尤其是奇香无比，如江南腊梅芬芳，精神顿时为之一振。当时正

是下午 4 时，阳光正温暖，真想席地小憩，享受馥郁美景。只可惜仍要赶路，此情此景只可留作追忆了。那芬芳，得多少千万小花才能郁积而成啊！



现在国内已 3 月 31 日，是我母亲百年冥诞之日。以往每逢此日，我会在她遗像前燃一柱藏香，供一杯红酒。山中无此物，一杯清茶代酒，三根树枝代烛，祝母亲九天之灵平安喜乐。母亲一生豁达刚毅，眼光长远。对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尤其灌注心力，无论家境多么窘困，在教育和生活上从不吝于花钱，让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拥有健康的身体。记得 1971 年还在五七干校，读子弟学校初中，有英语课，许多同学不愿学，觉得没用。我妈说，学英语很好啊，英语是国际语言，以后做外事工作或有机会出国交流都有用的。那时可以说是中国最黑暗时期，我们全家在农村五七干校住芦席棚，中学毕业就要成为知识青年下农村劳动，以我们家的政治状况，最后能回城当个普通工人都不容易，我妈竟想到什么外事活动，当时觉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
77 年考上大学，当时学校公共外语有两个语种可以选择：英语和日语。我觉得日语对专业有直接用处，想改学日语。我妈又说了，当然要学英语，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去美国留学或讲学的呀。77 年，中国刚结束文革，百废待兴，中美也还没建交，母亲竟然想到去美国读书讲学，大家都笑她梦做得太远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到国外交流，出国留学，在美国大学教书，这些当年我母亲预言的事我都一一做过了，也算可以告慰母亲九天之灵了。只是可惜的是 母亲生前始终有个美国情结，却从来没来过美国，在美国读书的日子，几次想办母亲来看看，却几次阴错阳差没来成。这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憾事。

山风呼啸，从林稍上翻滚而过，据说明天要变天。一个人躺在帐篷睡袋里，想起这些往事，百感交集。

